

THE MAN WITH THE

THE SECRET HISTORIES | 秘史 | 01

GOLDEN TORO

守護者之心

SIMON R. GREEN

賽門·葛林 — 著
戚建邦 — 譯

你所聽過的所有鬼怪，其實都是真的。
而它們還沒危及你的唯一原因，是我們守護著世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守護者之心 / 賽門·葛林 (Simon R. Green) ; 戚建邦譯

——初版。——台北市：蓋亞文化，2010.12-

冊；公分 —— (Fever ; FR011)

譯自：The man with the golden torc

ISBN 978-986-6157-01-1 (平裝) ——

874.57

99017368

011

守護者之心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TORC

作者／賽門·葛林 (Simon R. Green)

譯者／戚建邦

封面插畫／Paul Young

封面設計／克里斯

企劃編輯／魔豆工作室

電子信箱◎thebeans@ma45.hinet.net

出版／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3赤峰街41巷7號1樓

電話◎ (02) 25585438 傳真◎ (02) 25585439

網址◎www.gaeabooks.com.tw

電子信箱◎gaea@gaeabooks.com.tw

投稿信箱◎editor@gaeabooks.com.tw

郵撥帳號◎19769541 戶名：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二三五巷六弄六號二樓

電話◎ (02) 29178022 傳真◎ (02) 29156275

港澳地區／一代匯集

電話◎ (852) 27838102 傳真◎ (852) 23960050

地址◎九龍旺角塘尾道64號龍駒企業大廈10樓B&D室

初版一刷／2010年12月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Printed in Taiwan



ISBN／978-986-6157-01-1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法律顧問／律儀聯合律師事務所

Copyright © 2007 by Simon R. Green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y Gaea Books Company,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TORC

THE SECRET HISTORIES | 秘史 | 01

守護者之心

SIMON R. GREEN

賽門·葛林——著

戚建邦——譯



守護者之心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TORC

■書評推薦

「結合大量的幽默橋段、動作場景以及劇情轉折，可以大大滿足喜歡007冒險風格的書迷。」

——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葛林運用許多魔法、奇特的生物，甚至是角色成長以及浪漫情節營造出一本好的間諜驚悚小說。這部新系列的主角是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書單雜誌 (Booklist)

「死亡潛行者與夜城系列的作者為讀者介紹一名冷酷機智的德魯伊詹姆斯·龐德，擅長古老魔法，而非槍械……一場妙趣橫生的奇幻冒險。」

——學校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一本絕無冷場的超自然懸疑小說。引人入勝……活潑的對白更增添了黑色幽默的特質。」

——怪物與評論家網站 (Monsters and Critics)

「葛林創造出另一個風格強烈的現代奇幻系列……喜歡快節奏都會奇幻以及絕處逢生的機智英雄的讀者肯定能從中獲得樂趣。」

——科幻評論電子雜誌 (SFRevu)

「喜歡夜城系列的讀者也會喜歡《守護者之心》。其中包含了許多機智而又浪漫的幽默，以及形形色色的壞蛋，令讀者愛不釋手。葛林又創作出另一套暢銷系列。」

——極品書評 (The Best Reviews)

「科幻小說大師賽門·葛林轉換方向之作……曾有人寫過這類題材，但是葛林透過筆下的艾迪·卓德，一個奇幻小說界許久不曾出現過的創新類型角色，賦予這種題材新意。本書將會令泰瑞·普萊契 (Terry Prachett) 以及克里斯多夫·福勒 (Christopher Fowler) 的讀者產生共鳴，並且吸引此類型小說傳統書迷以外的讀者。」

——The Bookseller 網站

「再也沒有人比賽門·葛林更擅長撰寫關於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怪物與巫師的高娛樂性現代奇幻小說了。我十分喜愛所有夜城系列的小說，而如今這本新小說……融合幽默以及刺激冒險等元素，甚至有凌駕夜城的趨勢。」

——臨界質量網站

知道嗎？一切都是真的。所有曾經嚇壞你的東西，從陰謀論到床底下的怪物、到鬼魂、到食屍鬼、到長腳獸。這些傢伙之所以還沒有征服世界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我的家族自始至終都在阻止他們。我們守在門口，讓大野狼無法碰你一根寒毛，但你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名字。當然，這一切還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我們要付，你們也要付。

我是龐德。雪曼·龐德。好吧，不是，事實上，這是我的化名。當你的工作需要經常與暗夜生物硬碰硬的時候，你就必須想盡辦法從任何小地方找出樂趣。我的本名叫作艾迪·卓德，持有踢超自然生物屁股的執照。我的家族是英格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或許是最最古老的一個家族，而我們已經在黑暗勢力之前守護人類數不清楚多少世紀了。有人說卓德是德魯伊的諧音，而德魯伊巫醫的工作就是要保護自己族人不受外界勢力威脅，這就是我之前的工作。我熱愛我的工作。直到一切在我面前完全走樣。

第一章

總之不是一串葡萄

今天一開始只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任務。某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你一定認得他的長相和姓名，祕密地來到倫敦的哈利街上。這條街是整個文明世界某些最專業，同時也是最昂貴的醫療場所聚集地。這名政治人物，我們姑且稱他為「總統先生」，不，不是你想的那位總統先生。他在泰國親善之旅途中染上一種超自然性病之後，隨即以假名登記入住聖巴弗滅療養院。他愚蠢到甩開安全人員偷偷跑去曼谷的低級酒吧尋花問柳，結果不幸遇上了一名黑暗使者化身而成的女性生物。後果就是總統先生懷孕了，而肚子裡的孩子絕對不是什麼可愛的小孩。我奉命以極度偏見的手法終結掉這次不自然的懷孕。我們不允許這個孩子出生，就算出生，也不允許它存活在物質世界裡。

上面提供了一把手槍，並且要求我使用它。

（我們怎麼會發現這種事？世界上的一切都逃不過我們家族的掌握。這是我們的工作。當你跟我們一樣對抗邪惡勢力已有好幾世紀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累積出規模龐大的線民以及資源網絡。）

我漫步在哈利街上，隱藏在人群裡。沒有人多看我一眼；從來沒有人會注意到我。我所受的訓練讓我可以融入人群，成為眾多平凡面孔中的一張。我身穿一套平淡無奇的三件式西裝，昂貴到足以符合此地的水準，但又缺乏風格到不會引人注意的程度。我以一種自己屬於此地的態度走在哈利街上，所以其他人想當然地就會認為我屬於此地。一切都跟態度有關，真的，只要採取正確的態度，你就可以無往不利。擁有像我這種大眾臉對於融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幫助：平凡、愉快，不會在他人心留下任何印象。一張密探的

面孔。

一切都是拜訓練所賜。喜歡的話，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擁有極度平凡的外表。

這是個慵懶的倫敦夏日午後，天空淡藍，空氣溫暖，微風輕吹，遠方的街道上傳來往來車輛的喧囂，不過相形之下哈利街顯得十分寧靜。計程車，矮胖的黑色倫敦計程車，在路旁載客或讓乘客下車，來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專心忙著他們自己的事情，另外還有一大堆非男非女甚至根本不是人的傢伙。你絕對沒有辦法想像有多少怪物只憑著最簡單的幻術，就能每天大搖大擺地在大街上閒晃。但我是卓德家的人，我脖子上掛著一條金項圈，因此我可以利用魔法視覺看清一切，只要我能夠忍受自己看到的景象就好。

數呎外，一名精靈貴族正自計程車上下來，在那一身閃閃發亮的長袍下，顯得身材修長、氣度莊嚴。他耳朵又尖又長，雙瞳全黑，臉上的表情似乎十分厭惡全世界的人類一樣。他付給計程車司機一張大面額的紙鈔，勢利而輕蔑地揮手表示不用找零錢。那個司機最好快點兌換紙鈔，萬一讓它接觸鐵器的話，立刻就會變回一片樹葉或是類似的東西。精靈以戲弄人類為樂；如今他們也僅能藉此滿足自己。

街道到處都有鬼魂穿越他們活著時還未存在的高牆，如同昆蟲受困於琥珀中般陷入不斷重複的過往。它們是時間的回音。惡魔了無聲息地騎在人們的背上，腳後跟的尖刺深深刺入人類的肩膀以及背部的肌肉裡，在他們坐騎的耳邊不斷低語。你總是可以辨識出有哪些人在聽取惡魔的建議，因為他們背上的惡魔腦滿腸肥。有個人的頭上開始浮現光環，他正在守護一名身懷聖痕的友人，就是這種景象讓人心充滿希望。一名灰皮膚的大眼外星人憑空出現，只有三根手指的手裡握著一張倫敦地圖。哈利街的聲音遠播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我。我說過了；我受過專業的訓練。

有時候我認為能夠過正常生活似乎也不錯，只有正常的問題需要擔心，正常的責任須要承擔，不必知

道我所知道的這些事情，不需面對世界上隨處可見的黑暗角落，成爲一隻綿羊，而非牧羊人。但是，話說回來，我能夠得知世界的真相、壞人的真實身分，而且還有機會可以三不五時地教訓他們一頓。這樣就足以彌補許多缺點了。

哈利街上的建築大多依然有著一長列的喬治王朝年代露台，有著極平淡而無特色的正面外觀。這裡幾乎看不到任何招牌；要嘛就是你十分清楚自己的去處，不然就根本不屬於這裡。沉重的強化大門只爲知道密語的人而開，所有窗戶都無法看透屋內的景象，許多這些莊嚴的機構都有著令人難以想像的防禦措施以及警衛武力。

而我會感興趣的就是這種建築。

我站在一段安全距離之外仔細觀察聖巴弗滅療養院，假裝在聽行動電話。行動電話真是超棒的發明，可以爲面無表情站在原地的人提供完美的藉口。試圖從療養院正門靠近肯定徒勞無功，我可以看見一層又一層架設在正門之外的頂級防禦系統，就是不會留下屍體供人辨識的那種防禦系統。把它想成有著銳利牙齒以及內建閃電的超大型魔法陷阱就對了。這類的防禦系統正是你預期會在一間專門處理怪異又可怕疾病——那種你真的很不希望公諸於世的疾病——的醫院周圍所看見的那種。

於是我決定闖入聖巴弗滅療養院隔壁的建築，一間比較小型不過更加專業的療養院——「狄博士以及兒子跟孫子療養院」。他們專門提供驅魔服務；從各方面來講都非常專業。（他們的格言是：我們趕走地獄。）他們的防禦系統跟聖巴弗滅同樣強大，但主要是用來防止裡面的東西跑出來，而不是防止閒雜人等進入，這點很符合邏輯，因爲只有瘋子才會想要進去。大部分的人都是被人拖進去的，而且一邊拖還一邊吼叫掙扎。但是話說回來，我可不是大部分的人。我收起行動電話，打量附近街道，不過就像往常一樣，所有人都有自己重要的事要忙，沒有人會分心注意到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於是我神不知鬼不覺地閃入狄

博士療養院旁邊的無人巷子裡，啟動了我的魔法護甲。

大部分時間裡，我的護甲都以金飾環的型態沉睡在我的脖子上。古時候稱之為金絲項圈，沒有人能夠看見這條項圈，除了卓德家族的人或是某個家中最小一輩，並且是排行第七個兒子的第七個兒子的人。（拜家庭計畫所賜，這種人最近很少見了。）我低聲唸誦啟動咒語，項圈中的活體金屬釋放而出，覆蓋我全身，轉眼之間將我從頭到腳包圍其中。那是種溫暖清新的感覺，彷彿穿上家傳外套。當金色的護甲面罩罩住我的頭臉時，我的魔法視覺更清晰了，所有正常情況下像我這種天賦異稟的人也看不見的東西如今通通無所遁形。我感到身體強壯、感知敏銳、活力十足，彷彿剛自一夜好眠裡完全清醒進入警戒狀態。我覺得自己能夠孤身對抗這個該死的世界，並令它有如孩子般哭泣。

這套護甲是卓德家族的祕密武器，少了護甲，我們不可能完成任務。每一個卓德家族成員在出生之後立刻就會獲得自己的護甲，與我們的神經系統及靈魂永遠連結在一起。只要啟動護甲，我們就刀槍不入，有能力抵擋任何形式的攻擊，不管是科技還是魔法。它同時還能賦予我們極強大的力量、難以想像的速度，以及十分徹底的匿蹤能力。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是如此。

啟動護甲後，我看起來像是一座活生生的雕像，金光閃閃，一體成型，光滑閃爍的外表下看不到任何接縫或是活動的護具，沒有任何弱點。就連覆蓋在我臉上的面罩也沒有任何眼洞或是呼吸孔，我不需要這種東西。當我穿上護甲，護甲就跟我融為一體，它是我的第二層皮膚，將我與這個危險的世界徹底隔離。

此刻透過面罩，我可以清楚看見看守狄博士療養院後門龐大的惡魔狗。膚色漆黑有如黑夜，體型巨大可比公車，全身肌肉鼓脹，慵懶地橫躺在鋪有大卵石的方形廣場上，長相兇殘，雙眼綻放地獄之火，疑神疑鬼地怒目瞪視周遭。牠懶洋洋地咬著一根還有血肉殘存的人類大腿骨，面前散落更多骨頭，全都被咬得稀爛、骨髓吸乾。我心中突然生起一股衝動，想要抓起一根骨頭丟向遠方，然後叫聲「去撿」！看看會發

生什麼事。但是我將這股衝動壓抑下來。畢竟，我是專業人士。

我大搖大擺地走到惡魔狗面前，不過牠看不到我、聽不到我，也聞不到我。這樣也好，真的。我並不打算正面衝突，至少不想跟這種體型巨大的殘暴怪物衝突。我輕鬆走過大狗身邊，確保自己沒有碰到牠。護甲的匿蹤能力畢竟還是有其極限的。我觀察著深鎖的後門，一個古老的鎖頭，很複雜、很安全。小意思。我伸出黃金手穿透身側的護甲，有如浸入水裡般輕鬆，取出家族武器大師針對這個任務交付給我的「榮耀之手」。榮耀之手是從剛死之人身上砍下來的手掌，然後又以某種令人作噁的方式將手指轉化為蠟燭。用正確的方式輔以正確的咒語點燃這些蠟燭，榮耀之手就可以開啓所有門鎖、揭露所有祕密。家族利用死去敵人的屍體製造這類可怕的東西。我們也會對那些屍體做出其他極其可怕的事情。這是另一個不要惹火我們的理由。

我點燃蠟燭，輕唸咒語，惡魔狗抬起笨重的腦袋，疑惑地嗅了嗅凝止的空氣。我暫停動作，大狗再度緩緩垂下牠的大頭。門鎖已然開啓，於是我輕輕地將門向內推動。大狗根本沒有回頭來看。我毫不費力地進入屋內，輕輕關上身後的房門。房門自動上鎖，我隨即鬆了口氣。穿著護甲的我或許可以擊倒惡魔狗，但除非必要，否則我並不算測試這種可能。惡魔狗是被訓練去攻擊人類靈魂的。

我收起榮耀之手，仔細觀察四周。狄博士療養院黑暗陰沉，走廊兩旁的石牆光滑潮濕，淌著各種不同的液體。石板地上有許多生鏽的鐵欄杆，似乎是用來將地板掀開的。我沿著走廊前進，感覺像是走入一座靈魂屠宰場。這是一個隨時都有恐怖事情發生之處，一個殘酷暴行只是例行公事的地方。

我無聲地走過長長的石板走廊，來到走廊底端的角落，轉入一間放滿一排排箱型籠子的洞穴大廳，每一個籠子都足以容下一個男人，或是女人，或是小孩。籠子的欄杆是純銀所鑄，就跟束縛在囚犯身上沉重的枷鎖一樣。大廳中唯一的光源來自位於另一端的大鐵盆中，於陰暗中綻放紅光，為放置其中的長柄刑具

持續加熱。我沿著兩排籠子中央狹窄的走道平穩地移動，小心不讓自己的目光飄向左方或是右方。這裡的囚犯絕非無辜之輩，他們全部被附身，是地獄的玩物，被人帶來此處以解脫他們的負擔。不管是用什麼方式解脫。

大部分的囚犯都看不見我，所以他們沒有任何反應。但是一個巨大的黑暗形體抬起了它殘缺不堪的腦袋，眼中綻放出和我護甲差不多的金光，筆直地凝視著我。它對我說話，聲音令我微微顫抖，聽起來就像是一名感染梅毒的天使、一朵感染癌症的玫瑰、一位陰道裡長有利齒的新娘。它允諾我許多事情，美好而又可怕的事情，只要我願意放它離開。我繼續前進，它在我身後的黑暗裡輕聲竊笑，有如年幼孩童。

根據之前熟記下來的結構圖，我上樓到這棟建築裡供人居住的區域，也就是誘導復健病人回歸理性的區域。觸目所及，到處都是隱藏式防禦系統的鬼影，一旦發現入侵者就會迅速地開始運作。不過我的護甲阻止了狄博士的防禦系統去觸發任何警報或是反制行動。到處都有攝影機，當然，包括紅外線攝影機，而且攝影機還連結到聖水噴灑系統，但我的護甲可以為「匿蹤」一詞重下定義。除非我願意，不然沒有人看得見我。

沒過多久，我就來到狄博士與聖巴弗滅療養院鄰接的牆壁之前。我拿出武器大師寄來的攜帶式門戶，一把將它甩在牆上，門戶立刻擴張，轉化為一扇再正常不過的大門，其上還附有一個黃銅把手。我打開大門，踏入隔壁的建築裡，然後將門自牆壁上撕下。大門很快地縮成一個類似小橡皮球的東西，一個複雜到我絕不可能理解的東西。我將它放回口袋裡。我的家族擁有最棒的玩具。接下來我只要根據之前記下來的聖巴弗滅療養院結構圖前往總統先生的病房就好了。

（不，不是你想的那位總統先生，絕對不是。當我告訴你這種事情的時候，你一定要相信我才好。）療養院中光線明亮，牆壁漆上令人心情愉快的顏色，但是魔法防禦系統還是跟狄博士療養院中一樣強

大。到處都有不停轉動的攝影機，腳踝附近還有閃著紅光的動作偵測器。但是我依然匿蹤潛行，有如機器中的鬼魂。沒有人看得見我們——除非我們希望被人看見。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消毒劑以及某種東西腐爛的味道，即使再昂貴的花香也掩蓋不住。

我不受阻礙地來到頂樓病房區，最有趣的病患都集中在這裡。我無聲地走在明亮的走廊上，三不五時會出於好奇而停下腳步，從路過病房門上的窗戶偷看。好吧，難道你不會嗎？任務簡報中已經提過這些人是為什麼事情而前來就醫的，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要瞄上一眼。

一名主持美食節目的名廚來這裡移除一個刺青，似乎是因為刺青師在刺一個中國古字的時候手滑了一下，導致本來應該帶來好運的變成招來厄運。結果這位大廚位於倫敦西區遠近馳名的餐廳在爆發食物中毒事件中焚燒殆盡。他在主持現場節目時突然爆炸性地公然腹瀉，所有他最好的食譜全出現在網路上，而且還被閃電擊中十七次，還是在他自己的廚房裡。威力如此強大的刺青可不是單靠雷射就可以抹去的，於是他們一時一地剝下他背上的皮膚，直到將刺青完全移除為止。這位名廚此刻正面朝下趴在病床上，像嬰兒般啜泣。下一次他大概會勉強接受刺個「媽咪」，或是最喜歡的足球隊之類的就好了。

大廚隔壁病房的女人患有嚴重地心引力缺乏症，醫護人員必須將她綁在病床上才能防止她飄入空中。她的長髮向上飛散。再下一間房是一個在完全不設心防的情況下誤入一場召靈會的可憐人，如今他被一千零一個惡魔附身。他身穿約束衣，一邊慘叫一邊在病房的橡膠牆上彈來彈去，因為體內的眾多惡魔正在爭奪支配權。他們似乎並不在乎宿主的身體會被他們搞成什麼樣子。他真的應該去找狄博士的。找錯醫院就是這個下場。

接下來的幾個房間裡，包括了一隻試圖自己長出新肉體的斷手；一個物質重組時出了大差錯的時間密探，搞得自己的內臟全部外翻；還有一個身受獸疥癬之苦的可憐狼人。真是什麼人都有，我想。

我自走廊末端的轉角探頭觀察，總統先生的病房近在眼前。一名武裝警衛正坐在病房外，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猛男雜誌上。我仔細確認，但是沒有發現其他人。只有一個武裝警衛，他們真的不把總統先生的安全當一回事。我大搖大擺地走到警衛面前，他始終毫無所覺，直到我擠壓他脖子上特定的一點神經束，當場令他不醒人事為止。我將椅子自門口移開，然後讓警衛背靠椅背坐直。我透過門上的窗戶往裡看，只見總統先生不安穩地躺在病床上，腫脹的腹部將被單頂得高高的。懷孕是件十分累人的事，至少我是這麼聽說的。總統先生的太太在床旁邊的椅子上打盹。真是個體諒並且支持丈夫的女人。

我伸手穿過護甲，自屁股上的槍套中拔出手槍。多年以來武器大師曾經提供給我各式各樣的槍枝，不過這一把當真非常特殊。一把以冰凍聖水為子彈的氣壓式左輪針槍。非常安靜，非常有效率。

我沒有特地動用榮耀之手開門，而是提起金黃大腳一腳踹下。房門應聲而開，總統先生自床上坐起，筆直向我看來。他體內的嬰兒必定強化了他的感官。他看了身穿黃金護甲的我一眼，隨即開始大叫有人要暗殺他。我小心瞄準槍口，對著正要從椅上起身總統夫人開了一槍。冰凍針精準地擊中頸靜脈，進入她的血液開始循環，隨即融化成為聖水；總統夫人劇烈抽搐，附身在她體內的惡魔被迫離體。

我的目標一直都是她。惡魔趁她丈夫出外拈花惹草時上了她的身，接著靜靜地等待總統先生透過剖腹產下嬰兒。到時候惡魔就會附身在這個非自然的嬰兒身上，取得固定肉體的形態，從此不受任何形式的驅魔儀式困擾。誰知道在那之後它計畫做此什麼？我的家族可不打算等到那個時候再來費心。

我們都看過《天魔》這部電影。

總統夫人四肢著地，不斷顫抖痙攣，而她的丈夫則是嚇得目瞪口呆，震驚到說不出話來。她的口、鼻、耳都噴出黑色的黏液，甚至化為濃稠的黑色淚水自眼中流出。越來越多黏液從她的體內溢出，越流越快，在她前面的地板上逐漸擴大，形成一灘黑色的柏油物質。在這一灘暗黑的靈體物質裡，惡魔緩緩凝聚

出全新的軀體。這是它企圖在物質界取得實際肉身的最後一搏。

黑池裡噴出一道強而有力的形體；一開始是兩條長而結實的手臂，接著是厚實的胸膛及肩膀，最後是頂著兩根尖角以及兩隻火紅大眼的腦袋。我又賞了它一記聖水針，它淒聲慘叫，但依然繼續成長。毅力十足的小傢伙。它自黑池裡掙扎起身，此刻身形已經比我還要高大。它的手中长出利爪，黑臉咧嘴微笑，露出口中一排又一排的尖牙。它的外表完美展現出它的本質：骯髒邪惡、極度強壯。我收起針槍，護甲拳頭上冒出茂密的尖刺。有時候你就是必須以強硬的手段解決事情。

惡魔向前猛衝，朝我狠狠揮出一爪。惡魔之爪在我的護甲胸口畫出點點火星，不過沒有傷我一根寒毛。我一拳擊中惡魔腦袋，指節上的尖刺刺穿它虛假的血肉，濺起許多黏稠的黑色靈體物質。我繼續出拳，一下又一下地將它打回原形，扁入地獄，而它所有猛烈的攻擊通通自我的護甲上滑開。我抓起一條黑色的手臂，以我自己為支撐使勁將其扯下。惡魔大吼一聲，身體開始崩離析，沒有能力在這種攻擊下繼續維持存在。黑暗的形體化為一灘惡臭的水池，靈體物質開始腐爛，惡魔在尖叫聲中墜入地獄。

我用掉黏在護甲拳頭上的黑色黏液，花點時間調整呼吸。毆打地獄惡魔的一大好處就是你無須在事後有絲毫的罪惡感。

我轉頭尋找總統先生。他已經離開病床，蜷縮在房間最遠的角落裡。他發現我在看他，發出軟弱無力的啜泣聲。我取出針槍，也對他開了一槍。無論如何，聖水將會確保他體內的東西變為死胎，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威脅。他重重喘息，雙眼圓睜，感受到體內浮現的改變。接著他偏過頭去，低聲咒罵我，不過我已經習以為常。

「你真的以為我們不會發現這種事情嗎，總統先生？」我道。「下一次，放下你的自尊，直接來找我們。不然也可以採取更好的做法，不要出去亂搞。」